

# 张宇文集



中篇小说

活鬼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张宇文集

活 鬼



SBU79/05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张宇文集/张宇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
2001. 11

ISBN 7-5387-1601-7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宇-文集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4239 号

**张宇文集**

---

作 者: 张 宇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博雅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80 千字

印 张: 95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601-7/I·1534

定 价: (全七册) 156.00 元

# 序 言

张 宇

原来想着人老了或者人死了，才能够出文集。后来见许多中青年作家忽然都文集起来，才想到这年头什么都可以改革的。当然也有几家出版社曾表示过给我出文集的意思，但看着人家并不坚决，因为脸热就没有主动去联络，于是我的文集一直就拖到现在。看起来作家写作是一回事，走向市场是另一回事。脸皮厚起来也是需要锻炼的。

在编选时，虽然取掉了一部分比较粗糙或者幼稚的作品，但为了向读者汇报自己的创作过程，还是留下了起步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，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一个作家怎样爬着爬着走起来了。拖鼻涕和穿开裆裤的样子虽说不怎么好看，那毕竟是自己过程中真实的一面。有人说天才容易夭亡，只有老不死的活着才能够熬成大师。因为直到现在还活着，看起来自己已经不是天才，只有往大师这条道上熬，熬成熬不成大师那是没影儿的事儿，起码能把脸皮熬厚起来，还是有把握的。

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忽然写出伟大作品来把别人和自己都吓一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只有认真写作，完成自己的写作态度吧。

2001 年秋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 言 .....  | ( 1 ) |
| 活鬼 .....   | ( 1 ) |
| 乡村情感 ..... | (72)  |
| 李子园 .....  | (126) |
| 乱弹 .....   | (177) |
| 糊涂 .....   | (231) |
| 一笑了之 ..... | (308) |
| 河洛人 .....  | (340) |
| 老房子 .....  | (388) |

# 活 鬼

漫漫长长一生，飘飘零零一世；明明白白是一个人，又似似乎乎像一个“鬼”。荒唐之中说荒唐，且又阴差阳错。人乎？鬼乎？鬼乎？人乎？

—

旧社会有三教九流。

三教是：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

九流是：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

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。

上九流是：一流佛祖二流天，三流皇上四流官，五流阁老六宰相，七进八举九解元。（进是进士。举是举人。）

中九流是：一流秀才二流医，三流丹青四流皮，五流弹唱六流金，七僧八道九琴棋。（丹青指画家。皮指皮影。金指卜卦算命之人。）

下九流是：一流高台二流吹，三流马戏四流推，五流池子六搓背，七修八配九娼妓。（高台指唱戏的。吹指吹鼓手。推是剃头佬之类。修指修脚。配指配种。）

不过，三教九流，对山里的百姓来说，太高太远的巴结不上，一般都尊敬读书人。侯七上学时，爹就交待他：“娃子，好好念书，书里头有大肉白蒸馍。”娘也嘱咐：“等你上学认了字儿，过年写对联再不用黑碗底砍圈儿。”

但侯七生就一个流逛蛋，枣胡解板儿不是大料。在学校学不进去，先生老揪他的耳朵。放学回来也是惹祸妖精，尿到人家小娃的鞋洞里，屙在人家倭瓜里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。爹娘也就心凉了：“命里没有不强求，仰板儿脚尿尿，他想流到哪儿算哪儿吧。”

但侯七却不这样悲观。正经书看不进去，闲书倒看了不少。古来多少英雄豪杰，有几个念书成气候？大都是杀人放火，拉起人马占山为王。他就想啥时候俺长大了，也一条枪打出去，就占永宁城背靠的闯王坡为王，抢两个好看的闺女做押寨夫人，那该有多好。

永宁县，旧社会土匪多如牛毛。不少土匪头子让国民党收编以后，都封个营长、团长的官儿。侯七就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先要当土匪。怎奈年龄还小，干不了杀人放火的勾当。干急。能干什么呢？看准机会就揪人家的头发摸人家的脸。女孩儿哭着骂他不要脸，他就说：“休要无礼，为王我抬举你，不要不识好歹。”女孩儿如果再骂，他就要无赖：“你们骂吧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哭臭布袋。我算过卦，先生说我这辈子是怕老婆的命。”……

人对脾气狗对毛，流逛蛋结交流逛蛋。侯七专找些调皮

学生烧香换帖，给先生捣蛋。有次写周记，侯七故意胡乱写：“昨天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听得楼上，叮叮当当，点灯一看，原来老鼠在打仗。”学校里搞课外活动，让编写些谜语。李五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句脏话，问侯七敢不敢交给先生。侯七说咋不敢！提笔抄写一遍就交了上去。那四句是：“黑山林中一老翁，整日飞走在空中，虽说不是神仙位，神仙造死它造生。”末了还注上：“打一扁”。气得先生大发脾气，给他记了一过。

书读不进去，却爱唱戏看戏。没有道具，就弄些荆条缠上花布当马鞭子。拿个牛笼嘴糊上纸，染上黑，绑两块铲锅刀样儿的纸片，就做成了官帽。校内校外，胡唱大吼，一干人就说：“早晚也是下九流的坯子。发不粗，长不大。”

那年夏天，崔兰田的戏来永宁同乐台唱。上学的时候侯七就拐到戏场儿看地形，夜黑里好上树骑墙头。到戏场一看，场子中间却栽了些木杆子，又绑些横杆儿，戏场儿正心里围成了一个方格子，格子里摆几把太师椅。不像过去大地主祭祖看戏搭得神棚，又不像城里人看戏坐的包厢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叫县政府老爷们看戏坐的。他火了，日你妈，老百姓掏钱儿，叫你们这些狗日的坐正中，美死你们哩！上晚自习的时候，他就串通那些朋友，要去闹事儿。下罢晚自习，他们就翻墙过去，串胡同混进了戏场儿。每个人都带一把小刀，别在腰间。先在人群里挤，挤到中间就掏出刀子，把绑在横杆上的绳子割断，一下把杆子推倒，专门捣乱叫县政府老爷们看不成戏。

县太爷看戏，警察局长王鹏举亲自带着人维持秩序。发现有人捣乱，就是看不准哪一个，看见一个也挤不过去。没



法子，就让警察局的黑狗们举起手里棍子乱抽乱打。侯七他们抱成团，说挤都用劲挤，前边一倒一大片。顿时，娃子叫爹，闺女喊娘，戏场乱成了一窝蜂。

侯七他们这一伙里的大个子杨忠信，脾气野，上去一把抓住黑狗手里的棍子：“奶奶的，你打谁哩？”一用劲把棍子夺了过来。侯七看着把事儿闹大了，高兴极了，冷不防把杆长枪也夺过来踩在脚下。警察局长王鹏举急了，往天上打了一枪，这算把戏场打炸了。人群一股子一股子往外窜。戏子们也在台子上吓得乱叫喊。

枪一响，侯七怯了，看着不对，就吆喝着往外溜。黑狗挤过来抓他，他顺手抓了一个老头的帽子往头上一扣，挤出了戏场儿。等逃回学校，才知道就跑回来他一个人。娘的，把弟兄们扔了算什么好汉！心里一动，敲响了集合钟，看着先生和学生们都窜了出来，他就大喊大叫：“警察局在戏场无理抓人，把杨忠信和李五抓走了。”其实，他也不知道杨忠信和李五是否被抓，只因事急，就胡乱叫喊。

那时候的学生们最爱闹事儿，一呼百应。侯七在前头喝一声：“有种的跟我来，去救学友呀！”后边就跟了一大群。谁知道跑到半路就截住了他们，杨忠信根本没叫逮住。只扭住了李五，也马上放了。因为王鹏举新近搞上了李五的姐姐，正打得火热。姐姐一出头求情，就放了人。并且，就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，事后竟然也没有追查。

闹了这么一回，侯七算出了大风头。都说他是英雄好汉，早晚要出人头地。他也自觉得不同凡人，连王二爷贵姓也不知道了，对一群换帖拜把子弟兄胡吹乱擂：“天下就是这样打出来的，你们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将来我发了迹，给

你们都弄个省长县长干干。”一群娃子也指天发誓，要跟着侯七闯天下。石心太还口口声声叫他万岁爷。他也被捧得晕乎乎，觉得从此就要发迹了。哪料到过了两个星期，学校里忽然贴出布告，把他开除了。

侯七背着书包和铺盖卷回到家里，爹娘垂头丧气埋怨他不争气。他却气昂昂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个啥？自古贵人多遭难。开除算什么！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、发配的发配？实话给你们讲，不光开除，我还想坐牢呢。受的磨难越大，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。”

不久，日本人来了。一千人跑老日进了南山。侯七把爹娘送到山上，回身就走。娘问他：“娃子，你还去哪儿？”侯七说：“你们别管我。如今是乱世之年，正好闯人物。等我发迹当了大官儿，好来接你们回去享荣华富贵。”

娘死活拉住他的手不放：“侯七呀侯七，日本人杀人放火，全都是些黑心烂肝肺。枪子儿不长眼，你回去就没命了。抗日叫别人去吧，啊？咱中国恁些人不缺你一个。”爹叹口气把娘的手掰开：“叫他去吧。我咋看他就像是天上的螃蟹下凡，就叫他去任意横行吧。不能留芳后世，能遗臭万年也不亏他来世上走这一遭。”

## 二

日本鬼子侵占洛阳之后，向西进了伏牛山。麦黄梢儿时把大洋马牵进了永宁县城。日本人打的是太阳旗，永宁百姓就咒他们，洛阳落阳，鬼子天数已尽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

啦。

国民党官兵欺压百姓倒还有勇有谋，见了鬼子却像老鼠见猫，逃的逃了，散的散了，留下的便做了汉奸。原来的县警察局长王鹏举，摇身一变，换了顶帽子，又当了便衣队长。拿着日本鬼子的屁股壮他的脸，伸长舌头舔鬼子的屁股沟子。仗着鬼子的胆，把往日偷情的女人干脆接到队部里，明铺夜盖，禽兽不如。看着走狗耀武扬威，老百姓气得头发梢儿疼，骂得他八辈子祖宗在老坟里乱蹦。王鹏举的老爹知书达理，极要脸面，在街里让一千人吐了一脸唾沫，丢人不下，回家去一根细麻绳引他上了奈何桥。

但是，日本鬼子再厉害，永宁人岂是好欺侮的？早恼了山里百姓。日你妈，中央军还不敢欺我永宁，你他妈外国人也敢来掩永宁拉屎屙尿？欺天了！揍你个狗日的！大土匪头子程守文竖起大旗，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。鬼子占洛河北，他就占洛河南，与鬼子势不两立。打了几仗，却也见胜见负，大长永宁人志气。程守文就吆喝：“我想着日本人的脑袋是铁打铜铸的，刀枪不入。原来也他妈是人做的，割下来照样当尿壶。”

眼看着日本人像霜打的草，没有几天阳寿。王鹏举有点后悔了，一天，他把李五叫来说：“只想着叫你姐跟着我享福，谁知道前头的路是黑的？我这辈子老是不顺，靠山山崩，靠水水流，靠树树歪。趁早，抓几个钱在手里才保险。我手里有批货想出手，你能不能找个人弄出去？”

自从李五的姐姐当了王鹏举的小老婆以后，李五总想靠姐夫的权势谋点事儿干干。王鹏举差点把他弄进汉奸队，还是这女人挡住了。她对李五说：“兄弟你小，别乱扑腾，舍

上姐姐一个人吧。万一你一脚踩空，咱李家就没指望了。”李五这才没有染指。如今姐夫找他谈买卖，他当然有兴趣。

“姐夫，啥货？枪还是土？”

“不是枪也不是土。是啥货，你姐对我有交待，不叫你知道。万一我叫人打死了，你姐也有人照应。”

李五想了想说：“姐夫不说，是向我。只是这货要哪号人才能出手？”

“泼皮胆大，心眼多的主儿。”

“有了。”李五一拍大腿，“我有个同学叫侯七，阎王爷的鼻疙瘩他也敢摸。”

当天晚上，侯七被李五拐进了便衣队。进了王鹏举入室，正遇上李五的姐姐。都是一个街的熟人，她忙让烟让茶，一会儿眯眼笑笑就躲出去了。侯七心里犯疑，别他妈叫我当汉奸，我可不干这卖屁股不要脸的勾当。

“侯七，我听人讲，你这小伙子讲义气，好朋友。”

听到夸他讲义气，侯七眉飞色舞起来：“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吹。若论朋友行，谁不知道我侯七？”说罢他觉得有点空，想举那次闹戏场的事儿做活例，一想面前是王鹏举，便卷了舌头。

王鹏举像个耍猴儿的，敲着锣叫侯七爬杆儿，说了一大堆奉承话，把侯七捧得上了天。末了才递给他几页纸，让他过河去，到洛河南岸送给程守文。并补充说：“这可是一大堆活钱儿，拿回来咱们平分。”

侯七觉得蹊跷，展开一看，脸差点变了颜色。是啥？是情报。上头写着日本鬼子的数目，活动规律，便衣队的编制，等等。

“侯七，你大着胆要价。这货，要多少，程守文出多少。是弄家儿，他连价都不还。”

“……”

看着侯七一声不语，王鹏举冷冷笑几声。侯七忽然醒过来，这种事一旦说破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干不干身后都有枪口盯着后脑壳。干！娘的，干成了是一堆活钱儿。干不成败露出去也落个抗日英雄。

第二天，侯七大摇大摆出了永宁县城。他虽然泼皮，并不粗心。离家走时专门穿了身脏衣裳，过河时又对船家叫苦连天付不起船钱，只留下两个蒸馍。不是他坑人，只怕露出身份，让洛河上的刀客劫了他。连程守文的面都没见，就叫人害了性命，那就太亏了。

程守文的司令部扎在范村。过洛河后要走二十来里路才能到达。侯七一路走一路盘算，见了程守文不要慌，应该一份一份往外拿，不能一下全亮出来。亮货之前，要先讲好价钱，撩起衣襟把指头捏清楚。如果程守文大方，主要情报还的价钱大，就应该把次要的情报白送给他。像卖红薯的一样，买了大的，添个小的。如果程守文一个钱儿不给咋办？日他妈，就是一个钱儿不给有什么要紧？白送给程守文也算我一份见面礼。反正是中国人打日本人，给他妈汉奸王鹏举讲什么朋友不朋友！程守文要看我能干，说不定还封我个官儿呢。

过去洛河第一个村庄是陈宋。坡上的庄稼地里，收麦后已经开犁，一千人都在种秋。有的穿着小汗褂儿，有的光着黑脊梁，汗珠子在脊背上流着。这年头老百姓还能这么消停种地，真不容易。侯七走得热了，把褂子脱下在手里晃着，

忍不住唱开了路戏儿：

“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，  
想起了朝中事愁锁眉间，  
宋王爷——”

“宋王爷”刚刚唱出口，正把嗓门往上调，从上崖地跳下几个人，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眼，三两下把他绑了个“老汉看瓜”。

“松开松开，你们吃豹子胆了，敢把老爷我绑住？”侯七想着可能是绑票子的，就先用大话唬。

“你是谁的人？”

“谁的人？我是程守文的人。”

“胡扯淡。”侯七屁股上挨了一脚。“我们才是程司令的人。”知道不是绑票子的，侯七这才放了心，不再怕刀客弄死。他就又胡扯八道：“程司令想得怪周到，怕我摸不着，还派人来接我。”说得一丈深一丈浅的，一个人就又问他：“听口气还不小哩，你和程司令啥关系？”侯七哈哈大笑：“啥关系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走吧，见了程司令你们就知道了。”几人听了，也不明真假，便给他松了绳子，只抓住绳头牵着，一直走进了范村街。

进了程守文的司令部，才解开侯七身上的绳子，揭去了头上蒙的黑布。侯七揉揉眼一看，见是上房。圆圈站着好几个人，手里不是提枪就是掂刀子，对着他侯七。一看这架势，侯七心里先怯了几分，为撑起门面，壮着胆子先笑了几声。因为土匪都不喜欢胆小的人。笑了之后，侯七才说：“这是咋了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咱都是永宁老乡，弄这多球外气吧。”

“妈的，这么毛嫩的娃娃，胆子还怪正。”

顺着话声找去，侯七看见一个老头躺在床上吸大烟。

他猜这就是程守文了。等他坐起来一瞧，长得恁难看。脑袋大得像尿罐，嘴咧得像茅缸沿儿，鼻子像个镢头楔儿，眼球儿像俩玻璃蛋儿。

“收了吧。”程守文命令护兵们，“一个公鸡娃儿，搁不住动刀弄枪的。”

接着是审问。侯七哪里还敢提要钱的话？胡诌一通，说他早就想来投奔程司令，只恨没有进见礼，就设下妙计拐了王鹏举，弄来绝密军事情报献给程司令。说到这里，脱下臭鞋，从鞋底儿取出来递给程守文。程守文一页页看着，先坐着，然后站起来，看完之后一脚蹬翻了八仙桌：

“好！侯七，我日你祖奶奶了。看不出，你这娃子年纪轻轻还是个干家儿。”

当下就封侯七为洛南抗日工作队队长。

在范村住了五天。第六天头上，程守文就要把侯七派回洛河北岸，让他专门在永宁县城活动。

“程司令，你要想杀我就在咱河南吧，瞎好我也死在咱们人手下，可别让我回河北去了，啊？”侯七说。

“你这是啥话？”

侯七哭丧着脸说：“你让我回洛河北去，这不活活把我往死窝里送吗？我咋见王鹏举呢？反正都是不能活，你要发声令，我上吊死了拉倒，也落个囹圄尸首。”

“哈哈哈哈。”程守文放声大笑：“你这娃娃，叫你回河北去工作，我老程自有回去的办法。你回去见王鹏举，发展他成为你的工作队员，他不就也抗日了吗？抗战胜利了，你

我作证，他王鹏举就没球一点事。给他一条退路，比给他一把金条都强！”

侯七这才明白，人是人，鳖是鳖，喇叭是铜锅是铁，程守文是个大干家。

从此，侯七就做为程守文的抗日工作队长活跃在洛河两岸。在河北永宁县城，明里是王鹏举的朋友，暗里是王鹏举的上司。汉奸队保护他，日本鬼子不找他。在永宁县城，他侯七也成了人物，城西放个屁，城东震耳朵。过了几天，把父母也从山里接出来。虽说不上享荣华富贵，细米白面却有得吃。在河南岸，他是抗日工作队长，百姓们尊敬他。土匪毛儿们也不找他的事儿，还叫他侯队长。吃香的，穿光的，喝辣的。高兴起来胡唱乱吆喝，心烦了嘴一咧，眼一瞪，塑一尊凶神。日子过得倒也快活。没多久在赵村的土桥儿又找了个媳妇，日月就像小磨油拌蜂蜜又香又甜了。

他媳妇叫石榴。石家在土桥儿是大户人家。石榴是侯七的同学石心太的本家妹妹。那天在赵村赶集碰见石心太卖豆腐汤，吃豆腐吃出了这门亲事。石心太见侯七别着手枪的神气样儿，就想巴结他，情愿出头保媒。开始，石家人还不太情愿，嫌侯家在城东关是小门小户。后来石榴她爹深明大义，一句话定了乾坤：“别的不图，就图这娃子抗日保家卫国上头。”

土桥儿村不大，自古以来却出好看的女子。也算风水所致，发女不发男。这石榴长得更是漂亮，头发黑丁丁，眉毛弯睁睁，脸蛋白得像鸡蛋青儿。看见侯七，头一低，脸一红，两边还有两个喝酒坑儿。侯七早出晚归，石榴端吃端喝，虽不算齐眉举案，却也知热知冷。侯七心里美得如熨斗



熨扇子扇，觉得如此逍遥自在，过这一辈子也不枉活了。

日月像树叶一样稠，一片片落下。抗战终于胜利，日本人宣布投降。侯七在永宁县城，一看这架式，觉得好时机终于来到了，把抗日工作队的旗号公开打出来，弄了个大招牌往便衣队的门外一挂，和王鹏举、李五等人便接收抗战胜利的物资。鬼子和汉奸如丧家之犬，也急着把枪交出去，没几天光景，侯七就收缴了几百条枪。

抗战胜利了，程守文要从河南到河北来。为摆威风，派人来找侯七，命令他组织军乐队，联合全城百姓夹道欢迎。王鹏举却劝侯七另起锅灶儿：“侯队长，如今咱人有人，枪有枪，何不重立山头拉一杆队伍，老拱在程守文衣襟下边受气干啥？咱把招兵旗打起来，成立一个团，你就是侯团长。”

扑腾来扑腾去为了啥？如今放着个团长岂有不干之理？侯七当下就拍板定案，成立了永宁保安团。自任团长。封王鹏举当了副团长。当夜把新招牌挂出去，第二天这个由便衣队变成工作队的地方又变成了保安团司令部。

几天工夫，侯七的保安团就弄来百十号人，由王鹏举发枪编队，在县立中学球场操练起来。侯七一边给程守文写信言明另起新军之意，一边把石榴也搬到了司令部。并且交待石榴：“今后见人不要恁和气。男人面软一世穷，女人面软裤带松。要板脸发脾气，像个团长太太的样儿。”

侯七只想着这一下闯开，沿着团长旅长师长一直往上混，就可以打天下当朱元璋了。哪料想狗咬猪尿脬空欢喜一场，程守文借进城祝贺两厢言好为名，把他请去吃酒，在酒场把侯七又绑住了。

“侯七你听着！”程守文背着手，围着酒桌转来转去。